

乡间词韵

周伟著

故乡是一篇干脆的散文。她干脆得令人惊叹。常常是在故乡拔节的季节里，炒豆子一样，一个字一个字暖融融地跳出来。故乡里最长最长的一个字是等，最深最深的一个字也是等。等太阳爬上树梢，等月亮落到水里。等油菜开了花，等稻子抽了穗。等黑发染成白发，等背脊弯成弓背。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乡间词韵

周伟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乡间词韵 / 周伟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8. 8
ISBN 978-7-5306-5020-2

I. 乡… II. 周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22415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*

开本880×1230毫米 1/32 印张8.5 插页2 字数150千字

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册 定价: 17.00元

周
伟
散
文

Zhou Wei San Wen

本书是作者的一部农村题材的散文自选集。

关注农村各类人物的特殊人生遭际,深入探索他们独特命运的风雨波涛,透过平凡、苦涩的人生经历,揭示其美好的心灵境界,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;具体而细腻地对农村方方面面的情事,充满激情地给以剖析、描绘、抒发,显示其丰富的知识内涵和生活美,唤起读者对农村的深沉的爱,是本书的又一特点;跟随时代脚步,眼光凝聚当今农村变化,关注农村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搏动,记录其变迁情状,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。

作者对于人的本质的深刻理解和洞察,对生命的坚定信仰,对人性善良的肯定和召唤,重构与抒写乡村的理想,使作品负载了厚重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。

目 录

乡村女人的风景 / 001

乡村男人 / 006

乡村孩子的日记 / 011

一个字的故乡 / 016

看见的日子 / 020

生命的秧田 / 024

杉塘物志 / 028

山坡上的云朵 / 044

生响 / 049

在场 / 057

秀发已逝 / 065

一闪念 一辈子 / 069

乡间词韵 / 079

乡间的和弦 / 084
乡村功课 / 090
从前的美丽 / 120
阳光下的味道 / 124
乡村土味 / 130
善塘人物 / 134
乙酉清明还乡见闻 / 140
走不出土语之乡 / 154
风垛口的老屋 / 160
女人的村庄在天边 / 176
我独爱你这种 / 181
瘦成秋水 / 187
走散的麻雀 / 191
一地阳光雨露 / 196
我们的生活清汤寡水 / 200
走在城市生活边缘 / 210
进城的女子 / 219
在场,或者在岸 / 230
念好 / 237
春风桃花土酒淡 / 246
谁都想留住些什么 / 260
附录 : 篇目附注 / 265

乡村女人的风景

七 娘

七娘比七爷高出一个头还多，也大出10多岁。我童年的记忆中深深留下七娘的牛高马大和七爷的矮小委琐。每当我哭闹不听话时，我娘就吓唬，再哭，就给你讨个七娘一样的老婆，我便乖乖的不哭不闹。

在生产队定工分时，七娘是女的，就不能给10分工。七娘就大骂，就和男人比试。七娘能挑70多公斤的重担能犁田打耙能踩打谷机能挖地……凡男人能做的，七娘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七娘仍没能要到10分工。

七娘仍然出工，只是在挖红薯挖凉薯扯花生时，就饱饱地吃一顿，吃得比四五个人还多。当然，回家她那份餐是节省掉的，让给七爷吃。就说把七爷喂养得高大一点，像个男人。老人说：这哪儿的话，又不是你的崽！七娘就说：这是我自家屋里的事，要哪个多嘴烂舌的讲，俺唱被窝戏你也要管么？

有一年，按抓阄是七爷当队长。无奈七爷有病，七娘只好取而代之。也只有那一年七娘最为神气和欢快，她吆喝着大家出工，像模像样参加大会小会，那一年生产队得的红旗最多，七娘也第一次呷了10分工，虽然那记工簿上用的是七爷的名字。

七爷一病就15年。七爷死时，七娘没掉一滴泪。七娘还和人讲，总算去了！他也呷亏我也呷亏，还不如早早地去。这一讲就惹许多人愤懑：这女人太不像话，老七死不瞑目的，也让老七捉去好了！后来又有人说，瞧那鼻子那脸颊，一副克夫相。

就好多人不愿跟七娘打交道。只有在夏天七娘摇着蒲扇总爱串我家的门。七娘顶喜欢我，总和我娘说这伢子日后定有出息。我就“七娘”、“七娘”很响地叫，七娘就“哈哈”笑着应。七娘有时和我娘唠叨时，脸颊上淌着泪水。我极疑惑，一个笑“哈哈”能打半斤的女人也淌泪水？

去年秋天我回了趟乡下老家，七娘新造了屋，很宽敞。七娘对我说：伟宝，我总算完成了任务。我晓得这“任务”是指为夫家生崽扶养成人并为崽娶媳妇续了“香火”。

我看着背驼得厉害眼睛闪过一丝亮光的七娘。

我久久地无言。

娥 姐

那日，家里来了乡下老家的娥姐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娥姐手足无措地坐在沙发上，头发有点乱，衣着不整，寡言少语，脸上无光，老相得很。

娥姐原本不是这样的。娥姐大我6岁，长得十分俊俏。娥姐高

中毕业，在学校是文工团的骨干，又学过裁缝。回家不久，就干了村里的团支部书记。那段日子，她活泛得很。而且，她的号召力也是令人惊叹的，娥姐又点子特多，村子里新鲜事就多，就常沸沸扬扬的。

没过一年，该热的热过，就逐渐平静下来了。娥姐也已18周岁了。乡下农家主事的老人便说：是花，都得开。女大当嫁，男大当婚。娥姐听着起先只是哧哧地笑，稍后常和爹娘顶杠，却最后究竟执拗不过爹娘。

娥姐出嫁，找了本村的怀哥。出嫁当日，是要抬嫁妆的。虽路近，一条田坎就到，郎客断断少不得的。做郎客自然是喜事，又这么轻松好做，我那次就做了郎客，得了喜钱。

娥姐嫁过去不久，公爹婆婆就把她们小夫妻分出来单过，这是我乡下老家的规矩。后来，娥姐又生了儿子。娥姐就少了些活泛，少了些点子。在大伙心中，娥姐还是一面不谢的风景，大伙选娥姐当妇联主任。

一日，娥姐和怀哥大吵了一场，还打了起来。其实，那是怀哥的不对。村上周秘书新近死了老婆，拖着三个小孩。娥姐瞧着，就跑去照料。怀哥就有鼻子有眼在大庭广众之下唾骂娥姐的不是，并大打出手。娥姐气不过，回了娘家。娘家爹娘竟也说，一个女人家不能东跑西颠的。娥姐委屈得落泪。不久就听说她要怀哥离，怀哥说要离行，留下我的儿，干脆得很。娥姐果真离了。

后来，娥姐竟和周秘书成了家。这一成，怀哥就大肆宣扬，村子里就很多人将信将疑。娥姐一过去，累死累活地操持，上有老母，下有三个年幼的儿子，真怪难为她了。可老母还存心和她过不去，蛊惑着三个孙儿，满村子里嘀嘀咕咕，指桑骂槐。娥姐不能

去看自己的亲生儿，又得不到后来三个儿子的承认，心里老是觉得缺点什么。日子愈过愈难，怀哥那边放出风来，说只要娥姐认个错，离了仍可以回去。其间，许多人相劝娥姐，都了无结果。

娥姐就这样硬撑着。娥姐就愈来愈不像以前的娥姐。

我想，这岁月也是无情物，把个好端端的娥姐弄成这样。

可是，这又怪谁呢？

兰 婶

兰婶娘家很穷，兰婶只得早早地嫁给我家六六叔。那会儿她常上街赶场，总要来我家坐坐，一声不响久久地看着熙熙攘攘的场上。我小，问兰婶瞧着什么哩？兰婶一次也不回。兰婶头上束着的兰花手帕，飘上飘下，左右摆动，旋舞似的。蛮乖忒。我说。兰婶蛮好看，也怪。我娘说，她太阴沉，没寿年，和六六过不长久。

果然，我娘言中。倒不是兰婶，是六六叔先撒手西去。六六的娘问神，说兰婶克夫，命中注定的。六六的爹娘就齐齐地把冷眼、讽刺、辱骂、责打泼洒在兰婶身上。尽管兰婶常常忍泪默默无言，还是被六六家撵出了门，儿子不能随她走，那是六六家的“香火”。

许多年后，兰婶又来到我家。也坐很久，也瞧门外熙熙攘攘的场上，头发上仍束着兰花手帕，却说很多话，眼睛格外光亮。不久，兰婶便在小镇上开了个小饮食店，生意做得红火。

有一天，兰婶竟来工商所找所长，她要开一家土特产公司。过了一个月后，兰婶的土特产公司便开了张。她请了六七个人做事，还有一个断一左手的男人做账房。一年之间，她的公司成

为小镇企业明星。

有一次，兰婶来所里领奖，顺便给我一张请柬。我料定是她公司请我喝酒，忙推说，我一向不喝这酒的。兰婶脸顿时绯红，急急地说，看，你看了再说。我一看不打紧，好久才回过神来：是兰婶的结婚酒。又好久才问，那宝生，宝生是谁？我公司那个管账的。

我问，公司还好吗？兰婶忙高兴地应：好，还好。又说，我问过神的，这几年运气好走，不怕，得狠干一番。我说，你当真信神？！她说，神是要信的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她看着我极惊愕的样子，哈哈笑道：神就是自个儿！我爽快地应承兰婶，说，去，一定去。兰婶又哈哈说道，得带上你那位喽。

又一阵风走了，兰花手帕，飘上飘下，一摆一摆，舞得极是欢快和自信。

乡村男人

五 伯

我总学不来五伯的那份潇洒。无论朱夏与白冬，五伯总光着上身，赤着脚，着一条短裤衩，腰间围一条长长的毛巾。尤其性子不急。就是农村最忙的“双抢”季节，他也保持着午睡一觉的习惯。一条老式长板凳往阴凉处一放，双手往脑后一枕，两腿并拢，硬直直地端正摆放在宽仅一指头的长板凳上。稍顷，便打起呼噜来了，呼噜打得很有节奏，也格外得响。我们这些细把戏倒喜欢听，听久了，我们便用稻草去捅五伯的鼻眼，五伯便嘟囔着蚊子烦死人，这时，我们就对着他的耳朵嘻嘻哈哈大笑大闹。五伯被吵起来，我们这一班宝贝就撤兵，而我时常由于一时撤不下来，被五伯俘虏了。作为俘虏就要为五伯扛脚，先前是扛不起的，次数多了，就不觉得了。每每此时，五伯便哼起小调，有板有眼，我就陶醉在美妙的氛围里，就忘记是在做俘虏了。

我快进学堂时，便常听妈妈说五伯很“蠢”。我问，五伯很

“蠢”么？很多人就说，整个大队就数他……我从此不再问了。但听到关于五伯的事倒也积得多了。就拣几件足以说明五伯的“蠢”了。五伯年轻时，堂堂正正，脑瓜子也好使，是全村数得上的一个好后生。那年区里来蹲点的朱书记吃住在五伯家，和五伯很合得来，临走说要带五伯去吃“皇粮”，但五伯没有去，当然是五伯不肯去。尔后五伯也着实红火了一阵，他能弄来大家急需的救济粮，也能替大伙争来一些农具什么的。如那年的二十匹马力高压抽水机，就让全大队大开眼界。在五伯红火之时，五伯却办了一件最“蠢”的事，人们都这么说。一个黑咕隆咚的晚上，五伯把五婶送回了娘家，五婶就一直没有回来。我很长时间才打听到原委。原来五婶在未出嫁之前就和本村一个后生青梅竹马，不久前那个人儿因车祸偏瘫在床无人照料……就这以后，五伯就再也没有娶过老婆。在大伙的眼里，五伯就是“蠢”，“蠢”到把自己的老婆送给人家。不过五伯还是五伯，只是没有先前的潇洒和欢快了。

瘸 叔

那是一个燥热的夜晚。瘸叔和四婶的心也浮躁不安。

楚子瓮声瓮气一句：“我只认一个爹的！”

像轰天巨雷，两颗心碎了。四婶全身倚着木墙，泪水淌成串：“瘸哥，别恨楚子……怪我，苦了你一辈子……”瘸叔怔了一会儿，转身苦笑着走了。

夜深了。闪电似的长剑，把天刺裂了。大雨倾盆，河水涨了，涨了！

瘸叔披起一件蓑衣，疾步消失在雨幕中。全然不像平时走路一高一低的样子。

水漫过河堤，直冲四婶家而来。楚子和他娘四婶慌忙搬东拿西。

瘸叔大吼一声：“想找死！奶奶的，快走人。”

瘸叔把四婶拖出了屋，又跳进屋子用力一把把楚子推出屋。“轰轰轰”，屋坍塌了，瘸叔被罩在里面。

雨水住了。瘸叔躺倒在自己的小屋里，四婶坐在床角低着头偏过身去，乡邻们齐刷刷地挤满一屋子。满屋子静极了，能听到每个人“咚咚”的心跳。

人生犹如流水，往事渐渐遥远，却又觉得历历在目。那个年代那个年龄，瘸叔不瘸，爱着同村的四婶，四婶也爱着瘸叔，只为了一个“穷”字爱不到一块。

在四婶出嫁的前些日子，瘸叔去矿上扛一百多斤的矿木没命地挣钱。到底是没能挣回那么多的彩礼钱，倒把一条腿瘸了。

后来，四伯病逝。一直过着单身生活的瘸叔瞧着四婶带着楚子日子过得很紧巴。时常给四婶家送这送那，也帮着做了不少杂活力气活……

重重地沉沉地“扑通”一声，拉回了众人的思绪。原来是楚子跪在瘸叔床前了，半晌叫了一声“爹”，那声音底气十足，十分的坚定。

瘸叔灰暗的眼睛倏地睁得好亮，脸上也极放光彩，嘴角露出长长的甜甜的微笑。继而，又缓缓地摇了摇头。

啜泣声在屋子里充盈。忽地四婶疯了一般捶胸顿足，撕心裂肺地哭喊。

哭声久久地回荡着。

瘸叔的腿再也瘸不动了。

得福老汉

依辈分，该叫得福老汉“九叔公”，却连穿开裆裤的一班细伢子也“得福老汉”、“得福老汉”的叫。

据说，得福老汉快出生那会儿，他爷爷召集了一院子的长辈和七大姑八大姨一齐搬凳子坐拢来合计：“我老李家穷了三代了！老书上说，‘强也强不过三代，弱也弱不过三代’。孙伢子就要降生了，取个好名字，靠他福起来！”众人齐附和，就一起抓头托腮，苦思冥想，满屋子吧嗒吧嗒声，烟雾袅袅状。爷爷站起身来，一锤定音：“早福晚福都得福，就叫得福吧！”

得福后来长得老高老大，熊一样壮，山豹一样强，双腿能夹住石碾。踏着露水出工，顶着烈日做工，背着月亮收工。背微驼，是压的；皮肤黝黑，是染的。整土、施肥、锄草、犁田耙地、插秧打禾……样样在行。一年到头，攒下的工分竟养不住两片薄薄的嘴唇。家底太薄，又一大家子人，一个个都是愁眉苦脸的。三十六七的高高大大不缺胳膊不少腿的得福也想寻个媳妇，却说不出硬话，拍不响胸脯。人家一讲到彩礼，他就蔫了。一家人都替他急，爷爷、爹、娘更是走“断”脚后跟，效果全无。老李家的“香火”要断了么？！敬香磕头卜卦，神灵都应承了的，况且名字也取得好好的，难道说话不算数？！一个个无数次地遗憾、愤懑、质询、责问。

有一年，田地包产到户，农民当家做主！得福老汉来劲了，没日没夜在田地里转，让山风吹拂，与白云为伴，用星星和月亮做

成油灯。后来，他承包了村里橘园。橘子熟了，阳光斑斑点点地筛落枝叶间，映着黄灿灿的果实，只见满坡满坡的橘树被累累的金果笑弯了腰，得福也满意地笑了。不等他开口，生意人蜂拥而至，一篓篓，一车车，运往各地。他手中便是一把把的钞票。不几年，又去承包鱼塘，弄出一个鱼跃人欢的局面。那一年的春天，四十三岁的得福娶回一个蛮乖态的黄花闺女。

这一来，就有人妒羡得要命。骂得福“老牛呷嫩草”，还不是仗着几个钱。那女子恰好听到，说，你若是也这样勤劳上进，我这根“嫩草”也随你呷。说完，咯咯地笑个不停。也有人说，得福有了今日，沾了名字的光。得福听到，大骂，狗屁！懒得蛇钻屁眼都不管，还想过上好日子？！

前年我回家乡一趟，去看了得福。他竟显得愈发地年轻，背挺得很直，脸也常挂着笑。有许多人竟“九叔公”、“九叔公”地叫个不停。

乡村孩子的日记

乡村孩子不比城里孩子，日记不记在精美的笔记本里，却深深地烙在心里，永远不会变色，永远不会腐烂。三个乡村孩子回忆起来的日记，自然地洞开了一方世界。

——题记

—
1978年9月1日 清晨 雾浓

娘讲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快起床她要吩咐活儿。我一骨碌爬起来，哇，外面雾好浓，浓得化不开。但我晓得浓雾散开后，便是一个晴朗朗的天，娘教我的“土天气预报”准得很。雾把整个屋子笼罩了，屋子里空气中却飘满了稻草灰味。娘蹲在灶边，脸被火映得通红。

不一会儿，娘揭开鼎盖，把手伸进蒸汽袅袅的沸水里，迅疾地捏出两个鸡蛋，鸡蛋滴着水，蛋壳还是热的。娘喊：“哈崽，擦把脸，快过来吃。吃完，还要吩咐活儿。”我从脸盆架上扯下那条灰